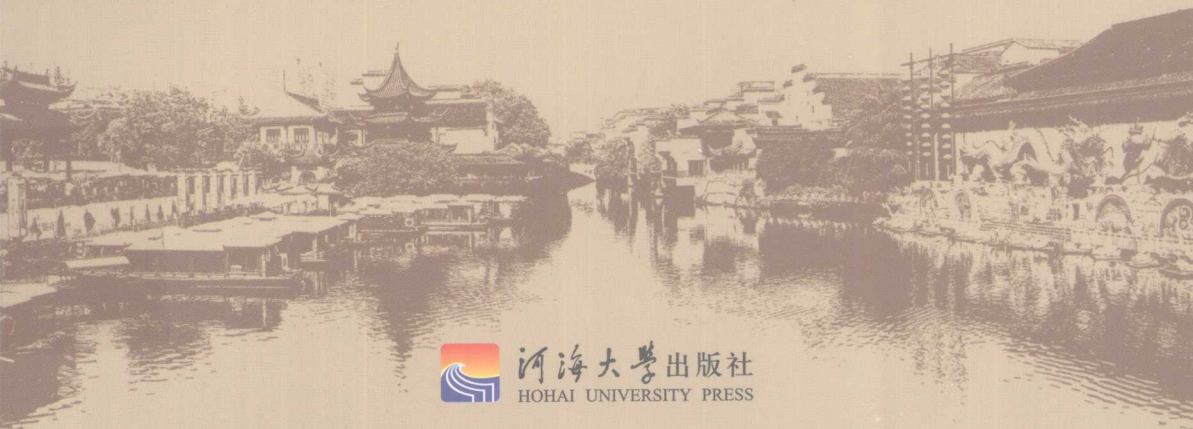


民国故都剪影



时盛麟
著



河海大学出版社
HOHAI UNIVERSITY PRESS

民國故都剪影



時盛麟 著



河海大學出版社
HOHAI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故都剪影/时盛麟著. —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5630-3542-7

I. ①民… II. ①时… III. ①南京市—地方史—史料—民国 IV. ①K29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1415 号

书 名 / 民国故都剪影

书 号 / ISBN 978-7-5630-3542-7/K·80

责任编辑 / 龚 俊

封面设计 / 黄 煜

出版发行 / 河海大学出版社

地 址 / 南京市西康路 1 号(邮编:210098)

网 址 / <http://www.hhup.com>

电 话 / (025)83737852(总编室) (025)83722833(发行部)

经 销 /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排 版 / 南京新翰博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 南京玉河印刷厂

开 本 / 787×960 1/16

印 张 / 18.5

字 数 / 331 千字

版 次 /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38.00 元

代 序

时盛麟和他的《民国故都剪影》

向隆鸣

三十多年前,我和时盛麟先生同住在南京城南一条名为“柳叶”的小街上。小街紧贴内秦淮河南岸,自东向西延伸,细细长长,宛若她的名字,古老而富有诗意。虽住一条街上,然一个东首,一个街中,且我尚小,无缘结识他。

初识时盛麟,是在1976年的上半年,“文革”末期。那时我刚从苏北农村上调回城,分在南京铁路分局文化宫,在铁路会堂跑片。文化宫那时大概算是分局里最热闹的地方了,排练、演出几乎常年不断,文化宫也因此而汇集了分局各基层站段的一帮吹拉弹唱的好手和编排导演精英,时盛麟是写手之一。第一次见面的印象,个子极高,高不可攀的样子,体质很弱,弱不禁风的感觉。他从南京铁厂来改一个什么本子,改得很苦,进度很慢,而另一班人正在突击排练一出内容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独幕话剧,在当时很是红了一把,相比之下,他一人呆在这热闹之外,未免显得落寞。

“感情感情,我写这些东西,‘情’都是被‘赶’出来的,连自己都感动不了,如何去感动观众?!”满脸的痛苦写着满腹的无奈,让人感到他似乎生活在别个世界。

真正读到时盛麟的文章是在几年以后。先是在我们文化宫自己办的文学刊物《绿灯》上读到 he 的一部中篇小说《双眼井》,细腻而忧伤的笔墨,述说了个逝去的爱情故事,此后便是散见于报刊上的精美散文。这类文章大多以民国时期南京夫子庙为历史背景,再现了十里秦淮的风土人情、市井文化,一篇一篇的写,一篇一篇地发,约有一二十篇,后来冠以《夫子庙忆琐》,结集在分局《雨花石》上连载,好评

如潮。

《夫子庙忆琐》让我们全面认识了时盛麟。在这些文章中，作者调动了儿时的全部记忆，精心结构，着意铺陈，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个发生在夫子庙里、秦淮河边的动人而凄婉的故事。尽管是琐忆，但已让我们看清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夫子庙的众生相了。这里三步酒楼，五步茶座，舞厅剧场，商号公司栉比林立，俨然是整个南京的商业、娱乐、饮饌的中心。这里有典型的夫子庙风味小吃及其茶房绝技，有达官巨贾、地痞流氓，更多的则是生活在社会中下层的芸芸众生，整日呼唤“饿死了”的乞丐，含泪卖笑的妓女，说书的黄歪嘴，身怀绝技的制鞋匠，瘦而有骨的书法家和憨而正直的傻和尚，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构成了旧日夫子庙社会文化的精彩画卷，既有旧上海滩的灯红酒绿，又是地地道道的南京风味。感慨之余，我曾写下《时盛麟和他的〈夫子庙忆琐〉》一文，文中最后写道：

“一柄生满铁锈、残缺不全的剑刃或犁头，静躺在墨绿丝绒衬底的陈列橱里，会使人感到历史的沉重与久远。轮到历史将我们碾碎，大约无需太久的时间。今天的我们沿着文德桥与乌衣巷，可去寻得旧时王谢的兴衰遗踪，明日的后人又将依据什么来得知我们曾在这世上走过呢？”

“听说时盛麟继《夫子庙忆琐》后又续十篇《秦淮旧事》，那么，以其对南京历史文化的熟悉和丰厚的生活功底，加之精美的文字语言和圆熟的写作技巧，以及创作上的质朴与诚恳，何不摆开架式也来一部老南京的《城南（秦淮）旧事》呢？”

“不知时老兄以为然否？”

时盛麟当时并未明确表示“然”与“否”。他还是一篇一篇的写，一篇一篇地发。忽一日，电脑中传来长长的《民国故都剪影》书稿，方知这些年来，这位老兄在家埋头一笔一画地书写着一个大大的“然”字。

经过岁月打磨的《民国故都剪影》，其宽度、广度与厚度，已远非《夫子庙忆琐》所能比了。《剪影》洋洋 30 万字，八大部分。“夫子庙风情”，基本是《忆琐》的版本，作者作了些许调整与修改。“秦淮旧事”，可谓是老南京的城南旧事，饶有趣味。“繁盛商情”，说的是旧时南京商业的繁盛，那时商家虽无上好的房舍和装饰，但其繁盛景象及热闹程度，乃至它对顾客购买欲的煽动，却是如今商业不可比的。“喧

闹街市”，详细展示了旧时南京的街、道、巷，穿街走巷的各色手艺、南京人的零食、搭嘴儿和诱人的街头叫卖声等。“恬适民风”，不仅详解旧时南京二月二、端午、中秋、重阳、腊八、过年等寻常百姓逢年过节的各种习俗，还细数南京人桌上的野菜、杯中的冷饮、夏日纳凉、四季穿衣、女子美容，乃至老人小孩的各类游戏等。“坊间谐趣”，是我们儿时常说而今早已忘却的充满谐趣又令人捧腹的顺口溜、儿歌。“故时风物”，则一一描述旧时南京人常年使用的家什物件，品种之多，令人咋舌。至于“郊野乡情”，讲的是当年南京郊外农村里的真实故事，看了忍俊不禁，有时几致喷饭。

一部《民国故都剪影》，几乎就是关于民国故都的风土人情、市井文化的“小百科”了。读那些文字，宛若与时兄在春雨霏霏的清晨，或秋高气爽的下午，在夫子庙的永和园或奇芳阁，吃一块烧饼，抿一口清茶，磕几粒葵花籽，剥几颗生果仁（花生），闲聊那旧时风物、市井巷陌、人情百态；或于风清月白之夜，泛舟秦淮河上，于河水涟漪中观赏灯光浆影，看两岸亭台楼阁在月光下朦胧滑过，依然是瓜子花生清茶，轻声细语，娓娓而谈……当然，永和园、奇芳阁必是那旧时模样，而那小船，也必是朱自清、俞平伯们当年乘坐的那种，花船亦可，且少不了还有一位船娘。所谈之事，曾经那么熟悉如今却已陌生，人事、街景、风物，仿佛近在眼前却又那么遥远……

我曾惊叹作者儿时观察之细，记忆之详。“其实差矣，”时兄说，文中所叙并非都是儿时所见所闻，不少是听别人讲的。如《奇芳阁茶房献绝技》的金胖其人，就是早年作者在铁路医院住院时听一位同龄病友谈起，激发自己回忆乃至找家兄证实补充后才写出来的。秦淮河上卖酒酿的老爷爷，也是其兄四十年后偶尔谈起，经过作者追忆才涌上笔端的。他说他从小就有一个特点，过耳不忘。小时候常随父亲外出，父亲与朋友喝茶聊天时，他在一边玩耍，那边聊完就完，他却记在心中，待日后某日能全盘道出，令父亲大为惊诧。

然我还是惊叹，许多与我年龄相仿、甚或出生在20世纪四十年代的读者都有同感：论年龄，我们和他相差不过一轮多一点，他笔下的老南京的市井生活，在我们童年、少年、乃至青年时期，大多经历过，如小时候玩游戏，也曾热衷于挤油渣、偷步

走、老鹰捉小鸡、官兵捉强盗、打梭，乃至盖房子、拾子等游戏，那些故时风物，大多也曾见过或使用过。但对这些曾经的过去，日常生活的细节，绝大多数已经淡忘或者记忆模糊，即便想起，也仅十之一二，时兄却能详细道来，观察之详，写作之细，涉及面之广，实在令人惊叹。仅南京人吃鸭，便能写出多种花样，洋洋洒洒六千余言，足见时兄对待生活之诚之细，心灵的敏感度、感光度之高。

现代科技使人类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当各式高楼大厦雨后春笋般在老城区崛起时，历史陈迹、旧时风物，以及与之血肉相连的人们的生活习俗、风土人情、市井文化，顷刻之间便荡然无存。当知识爆炸、信息泛滥、文章写手们可以通过各种科技手段迅速写作出版“高、大、全”的丛书时，这本全凭作者在记忆深处一个字一个字“抠”出来的《民国故都剪影》，便愈显其珍贵。它的独辟蹊径乃至“唯一”特性，绝不是野史、札记记录下的，纵使“百度”，恐怕也难寻踪影。我相信，那些喜欢探究民国时期（其实远不限于民国，大约可以上穿至清、乃至明）生存状态的人们，特别是拍摄民国题材影视剧的导演们，大都可以轻松地在《民国故都剪影》中找到他们想找而在别处找不到的东西。

印象中，时盛麟先生属于那种传统型的文人，在他的知识、修养及为人处世等方面，难寻一丝现代某些文人的浮躁、矫情、浅薄乃至狂妄等等时代病。退休后的每年春节，他喜欢自撰对联，请朋友书写后贴在门上，诸如“掩扉慎独，启关乐群”“坐窗听雨，伏案观云”“心归宁静，意守淡泊”“秋容爱淡，晚节遗香”等，古朴典雅，意境悠远。而最能反映其生活状态的，莫过于他卧房一角悬挂的一副联语：得闲常作病，不读便无书。这是他多年身体不佳的自况，也是不甘心老去的自励。

或许，在世风日下、人心浮躁的世道，惟有这般闲适恬静的心境，方能平心静气、细致入微地精心制作出一幅幅简洁、动人、传神的民国故都的剪影来。

前言

西哲有言：“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亘古长流逝者如斯，时时刻刻变更着河的实质。此时再次走进河流，人，还是彼时的那个人；河，已不是彼时的那条河。金陵十代古都，2 500 多年的历史，亦是一条浩浩荡荡、风光无限的长河。

我有幸生为南京人，生斯长斯七十余年，也便在这河边徜徉了 70 年，浏览了 70 年河上景色。“流水青山送六朝”，我所知晓、我所亲近的南京，不可能古已有之，也不可能永葆不变。长河逐波，天光流逝，童年时日的南京，在脑海中遂成定格。

20 世纪 80 年代，受社会怀旧氛围的裹胁，我在《团结报》《扬子晚报》《南京日报》等报章上发表若干忆旧的短文。记述的大半是四五十年代，民国末叶的南京街景、世情，一幅幅旧时的金陵影像。其后，一发不可收，受南京几家报纸邀约，又陆续写了多篇这一类稿子。这些文字多是个人见闻和经历，所记之人引车卖浆之流，所述之事粗俗细碎，但它们驻一时景，抒一世情，确是市井文化的一个侧面。

中华民族在 20 世纪中叶打了个趑趄，并在这古老城墙下歇脚。于是南京以民国首都形象出现，却又打着历史上十朝都会的烙印，蕴含了故时文化，又不乏鲜明时代风采。时至今日，它们虽有古金陵的名目，却再无六朝烟水气，也看不到明清时的秦淮风华，展现的是一个大时代面貌：大风起于青萍之末的动荡社会一角。就这一点而言，对于国人，尤其是海外和宝岛同胞，便有着特殊的意义和追怀价值。老人故地重来，最易追怀往昔，青年穿行在高楼森林之间，也想得知前辈生活的景象。

然而，如今南京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当年生活的街巷日益萎缩。随着那些弯街曲巷、粉墙黛瓦，那些醇厚闲散的人、琐细实在的事，那些温吞舒心的氛围、慢条斯理的节奏已难复见。失去的绝难恢复，重制的也少了原味。

世人的诸多遗憾，或可在我这些散乱文字中弥补一二，这便是我有意将它们结集刊行的初衷。

目 录

夫子庙风情

- 小序/003
夫子庙“三界”/003
棧星门前伍佰元钱吃全牛/004
泮宫场内各色艺人大集结/004
西市：书场和棋摊/005
东市：小商品市场/006
卖药道士和测字先生/006
孙小鸭子失棋/008
黄歪嘴儿说书/009
奇芳阁茶房献绝技/010
奎光阁碗碟打水漂/011
永和园烧饼趁热吃/012
飞龙阁斗牛看真功/013
南京大戏院袁世海讽时弊/014
明星大戏院王少楼演飞侠/015
马连良甘家大院唱堂会/016
褚民谊中央大舞台现丑/017
丹凤鞋轶事/017

- 傻和尚行状/019
夫子庙前三乞丐/020
秦淮河上卖酒酿/021
文德桥奇景——秦淮分月/022

秦 淮 旧 事

- 小序/027
秦淮河“鱼”的故事及其他/027
白鹭洲烟雨轩纳凉记/030
莫愁湖胜棋楼前买莲蓬/031
走，到后湖洲摘刺菱去/032
玄武湖畔鲜甜的红樱桃/034
雨花台下捞虾蟆骨嘟/035
陵园道上的马蹄声/036
灵谷寺桂花香半年/037
雨花台空中龙虎斗/038
周琪掷笔/039
玛儿篆刻/040
沉默的鞋匠/041
笔工的气节/042

出卖嗓门的壮汉/043

夜间觅宝逛“黑市”/044

安品街吃牛肉汤/045

1945年8月,抗战胜利/046

1949年4月,南京解放/047

繁盛商情

南京老店名拾趣/053

抢眼炫目南京商店内外/057

经营有方的三山街老字号/059

珠宝喜庆伴随南京银楼/062

眼高眼低看南京古玩界/064

考量眼色的南京估衣业/067

各有特色的南京饮食店/069

古风旧俗南京人坐茶馆/074

可亲可近南京老茶房/077

有滋有味话南京茶食/079

热心热意南京手巾把/082

五花八门说南京广告/084

喧闹街市

一时一景南京街头行车难/091

有腔有调南京街头叫卖声/093

各式各样南京街头小吃担/096

回味无穷南京街边的零食/099

糖担挑子吸引孩子眼球/103

转彩、摸彩充满童年乐趣/106

铁匠、铜匠、锡匠和金银匠/108

俚语俗话讲南京街头“三补”/111

自采自食南京本地瓜果/113

南京“大萝卜”说四时萝卜/116

南京人闲时搭嘴儿的豆/119

生甜熟香南京人喜吃菱/121

是菜是果南京人爱吃藕/123

皮脆骨鲜谈南京人吃鸭/126

水清风爽南京人忙蟹事/132

亦庄亦谐说南京名产/135

恬适民风

红火、欢乐南京人过大年/143

龙抬头接女儿的“二月二”/147

赛龙舟吃“五红”南京人过

端午节/148

舞台、餐桌、供桌与南京中秋节/152

赏菊饮菊饰菊南京老人过重阳/155

吃粥躲债南京穷人数“腊八”/157

喜庆吉祥春节除夕炒素菜/159

地产乡情流水席上家常菜/161

爱吃会作金陵自古多野菜/164

偏重天然南京夏日冷饮/166

桥头城门洞里南京人乘凉/168

竹床板儿见证南京炎夏/172

中西杂陈南京人穿衣分层次/175

斗笠纸伞兼用南京的雨具/177

自诩笃实扇子上读南京人/180
亲力亲为南京女子美容/182
应时应景南京女子戴花/185
说三道四考量南京女子容貌/187

坊间谐趣

俚语故事和故事俚语/193
十段顺口溜说发型/194
南京口头俚语什九歌/196
学徒口中的顺口溜/198
游戏：快乐地感受人情/200
兴起在校园中的徒手游戏/201
消失了的游戏和“道具”/203
铁路上的“外快”和“黑门”/206
小火车趣闻/208

故时风物

小序/213
水烟袋/213
肚兜/214
手筒/215
手炉/216
脚炉/217
汤壶/218
镜箱/219
软木底凉鞋/220
包头布/221

帽箍/222
文明链/223
皮鞋罩/224
袜底板/225
暖酒壶/226
电石灯/227
鞞板儿/228
算盘/229
煤油灯/231
斗、升和端子/232
风箱/233
熨斗/234
套裤/235
腰箍/236
猫叹气/237
狗套头/238
土布/239
鸡毛掸子/240
黏刨花/241
摇桶与摇篮/242
蓑衣和棕衣/243
斗笠和“斗篷”/245
草鞋和毛窝子/246
灯台和灯草/247
矿石收音机/248
墨盒/249
小人书和小人书摊/250

旱烟锅/251

竹制玩具/252

老虎灶/254

三角包/255

郊野乡情

小序/259

大姑恨事/259

二当家管事/261

四蒲包本事/262

剃头老六家事/263

当方土地执事/265

当方土地憾事/266

七大爷蠢事/268

九香出事/270

三害儿心事/271

柳凤儿生事/274

黄师太息事/275

鲍二奶奶后事/2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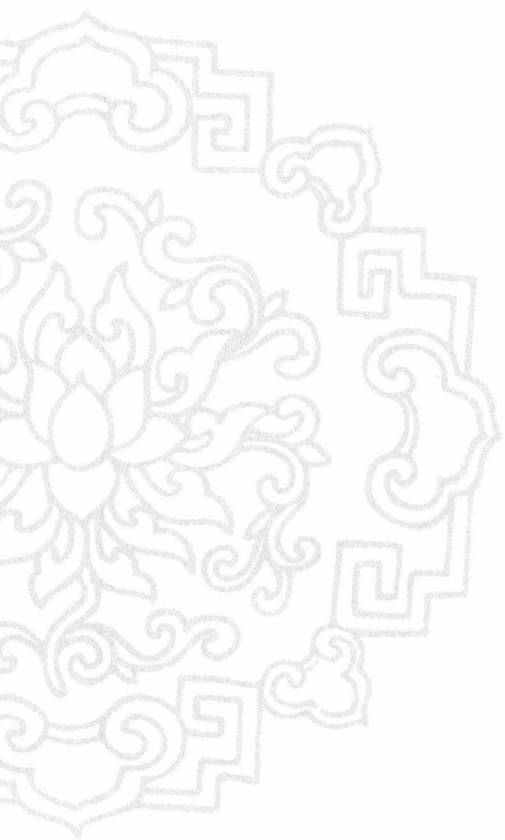
小叫叫房事/279

黑头陀法事/281

后记/284

夫子庙

风情



小 序

千年夫子庙，光影如长河逐波。如今的辉煌，虽是令人振奋，却也掩去了往昔色彩的深深浅浅、明明暗暗。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不过是短短的一段视频。然而，它不无特点，逝去再无回归，且不能被复制。记下来，或可补足历史的断缺。

南京夫子庙旧时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是指贡院西街北口、文德桥堍和桃叶渡之间夫子庙地区。狭义仅指奉祀孔丘的孔庙，市民呼之为泮宫。孔庙的主建筑大成殿毁于日寇入侵的战火，泮宫即成为从棂星门到大成殿废址一块方场的专指。

|| 夫子庙“三界” ||

南京夫子庙并非仅指一座庙宇，而是泛指南京城南的一片商业、饮饌、娱乐繁华地段，秦淮河横贯其间。解放前南京市民习惯将夫子庙的主建筑泮宫、旧时科举应试的贡院、秦淮河以南的石坝街分成西、东、南三个地块，戏称为“三界”。

西部以泮宫为标志，是贫民的乐园。孔庙的主建筑大成殿毁于日寇入侵的战火，泮宫即成为从棂星门到大成殿废址之间一块方场的专指。外间传讲的“北京有天桥，南京有夫子庙”指的就是泮宫，四方来的江湖艺人：说相声的、唱大鼓的、卖大力丸的、放西洋镜的都在这里划一片地域摆场献技。其中亦有解放后奉为曲艺名家、疗伤高手的艺人和医家，在这里为一般市民服务，而且收费十分低廉。当时南京有句俗话：“有钱上戏院，无钱逛泮宫。”一般贫苦百姓劳作之余，乐意到泮宫来寻得一点舒心的欢笑。到这里来的人揣不了几个零钱，甚至是囊空如洗，所以戏称作“空界”（亦即“无色界”）。

东部围绕着贡院的几条街道是商业街，遍布当时南京知名的商店、酒楼、茶社。其中许多店家创制的食品久为市民称道，名声远播，形成口味独特的夫子庙风味小吃。如奇芳阁的麻油干丝、汤面饺，六凤居的葱油饼、豆腐脑，永和园的荠菜烧饼等等。南京人以到夫子庙为乐事，吃夫子庙小吃更是乐中之乐，外地人来南京没吃小吃即不能受过夫子庙陶冶，也不能算真正到过南京。从贡院再向东直至桃叶渡，集中了

一批高级中西餐馆、舞厅、剧院。太平洋餐馆、六华春菜馆门厅高大，座上尽是达官显贵、豪绅富商。当年国民政府要人，如于右任、宋美龄在这儿留下的佳话，长在街坊市民中传讲。凤凰舞厅、大都会舞厅夜夜笙歌达旦，是当年夜生活的最纷繁的地方。应该说这里美轮美奂、五光十色，是人们满足物欲、追求享乐的地方，被曰为“色界”。

南部在“十里秦淮”以南，自明清以降就是秦楼楚馆麋集之所，纨绔子弟风流之处。20世纪前叶曾与河上的船娘一同支撑起“桨声灯影”的繁华，到抗战以后已经十分残破，几条纵横的陋巷皆以“石坝”为名，集中了许多妓院，吸纳了许多冶游寻欢的主儿追逐色情，迷恋淫欲。此地自然便成了“欲界”。

|| 棧星门前伍佰元钱吃全牛 ||

20世纪40年代大成殿已毁于日军侵华战火，棧星门虽残破，却是清咸丰年间重建时的遗物，便成了当时泮宫的大门。门前广场布满小吃摊，不过并不是像今天“大排档”那样缴了管理费有固定的摊位，而是肩挑的小吃担，谁先到谁占地面。一日早中晚三市，生意做完了挑起担子走人，一句话：临时的。

固定的小吃摊只有棧星门东西两侧的两家，搭起了帆布篷，挂出招牌。特别显眼的是两家门前，各有一口五尺开外的大铁锅。其中一家是清真，锅内煮一大块牛肉，滚沸的汤水冲出锅面几寸高，热气裹着肉香散得很远。炉灶前竖一块木板，上面画着细长如柳叶的阿拉伯文图案，一般人自是认不得。旁边还有一行汉字：“伍佰元钱吃全牛。”文字好认，却不知其含意。另一家是汉民开的，大锅里有一块肥膘肉，满锅“肉”丸子围着它打圈儿转。究竟是什么丸子，店家有意不说破，只见大师傅把丸子投进锅里之前要摔它在案板上弹得很高，让人相信：“这肉丸子做得好劲道。”价钱都很便宜，五百元钱就可买一大碗。那时五百元钱还不抵半碗小馄饨的价格，看起来实在是物超所值了，等吃到嘴里才知道何以这么便宜。原来汉民这家的丸子只是绿豆加了面粉，上了色，油一炸，看起来像肉丸子而已。清真店家以牛肉相标榜其实是牛杂碎——从牛头到牛尾，从内脏到外皮各个部位的杂碎都有，所以叫“伍佰元钱吃全牛”。

|| 泮宫场内各色艺人大集结 ||

进了棧星门直到大成殿北面未倒的山墙，就是百姓所说的泮宫，面积不大，横竖百米左右的地方，就成了南北艺人活动的处所。说大鼓的、讲相声的、变戏法的、

拉洋片的,各家自占一块空场,撒上白石灰线,便是献艺的“舞台”。没有间隔,旁边围上或蹲或站的观众成为界限。有少数的放几张条凳,看客可坐可站(站的居多,收钱时屁股一转,逃过了)。这些大半是所谓“跑码头”的江湖艺人,据说解放后晋升为演艺界大腕的某些艺人,也在这儿演过,听说而已,未曾实见。见了也未必记得,那时他们名气并没有日后那么响。况且这些艺人来了走,走了来,三两个月,甚至几天就会换一个班子。

长年在这里演出的不多。只有紧靠大成殿山墙拉起帐篷的“动物园”好像几年中没更换过。大帐篷上方张着大幅幕布,上面画满了猛兽、巨蟒、大象,旁边有人擂鼓吹号,有人喊着:“看啦,看啦,大象斗巨蟒啦!”小孩子常被鼓号声和画上的动物吸引,大人陪着进去一看,大呼“上当”。大象、猛兽看不到,有一只狼、关在笼子里;一条蟒蛇蜷在箱子底,一动不动不知死活。能动的“动”物,只有几只链条锁住的猴子。只提供这样的观赏,当然不被看好,于是找出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来吸引观众,如三条腿的鸡、两个头的蛇之类。1948年曾有“女人长胡子”展出,引得街市议论纷纷,那时是没有“人权”这个概念的。

有一段时间泮宫来了个马戏团,幕布拉得更大,鼓号声更响,门口的吆喝更起劲:“大姑娘跑马,好看呀!”话音未落,帐篷拉开一角,果然见到一个红衣人骑着马小跑过。等你花钱进去,帐篷拉好,那马慢悠悠走它的碎步。再看马上的那人,虽是涂了满脸脂粉,可怎么看也不像女性。从这里面走出来的看客,没有一个不摇着头说:“糊弄乡下人的!”后来读茅盾的文章,知道外地也是这么玩“把戏”的。

|| 西市:书场和棋摊 ||

夫子庙有东西两个市场,分在泮宫前两侧。西市场较冷僻,只有两排平房,被辟作固定的书场。所谓“固定”,是与泮宫拉场子说书的相较而言。泮宫里说的多是短局子,一场一段;书场则是章回长部,一部书挂牌就要说几个月。泮宫里听众站着听书,听得不好或是看到要收钱时,掉屁股就走。书场里有钉死的长条凳,听众要坐着听,一坐就是半天,老听众听长部书要追根,得每天必到。泮宫里多是跑码头的流浪艺人,有的说北方评书、大鼓,有的说苏州评弹;书场里是坐地长桩说书人,长年包租场子,说的是南京人喜欢听的扬州评话。

西市书场有四五个评话艺人同时说书,每人身边围着一堆自己的听众。说话声相互听得见,说得精彩,也会把他人身边的听众吸引过来。因此在这里说书竞争